



新刊

古藏書

余



侍講學士穆堂定

壑雲公篇

半谷著

懶雲堂藏板

叙

事視乎時之所尚以為盛衰顧趙宋以
取士而古文盛勝國以經義取士而古文之
學絀焉何也蓋駢儷聲偶之習不足以厭學
者之心乃別注其精以尋諸古而經義則體
正而理淵正則其事尊淵則其取道也遠以



故萃天下駿雄辯智之士畢力於其中而莫
之能去而一切紀傳叙誌之文遂不暇以為
而亦以謂不必為也宋以來古文莫盛於江
右歐陽王曾為最著餘子若盱江公寧輩尚
未易一二屈指焉元之世古學榛蕪於時獨
昭武虞道園危太樸諸人尚能繩歐曾之武

有明經執號為極盛其間以古文名家者震
川遵岩毘陵浚谷數君子而已陵彛至於萬
曆之季異說蠱涌雜學朋興六經史漢諸書
度閣勿觀而老佛語錄稗官小說之類濡染
士大夫之耳目蓋至是而古文之學其不絕
者如綫矣是時湯臨川長於詩古文辭至啓

禎而羅陳章艾繼之各有家集然率掩於時
菽世所稱八家四家者科舉之文耳未有知
其古文者也又聞方城之子癡山壺山及其
門人傳平射輩皆能為古文然以不與制科
故傳誦者寡斯豈非經菽盛而古學荒傳誌
諸體之文為舉世之所不為即為之而亦不

為時之所好故雖以臨汝古學淵源之地名
宿軼起而卒不能振王曾歐庚之隊主緒於既
衰也哉余家故江右後徙於華容丁酉承
命宰金谿竊喜履桑梓故都得以考鏡宋元
以來理學文章之源委顧鞅掌簿書訖無餘
晷今年春臨川李剩水長子以父集來請叙

公餘稍暇繙而閱之見其取材淵博衆體具
備雖其間激於所遇而潦倒頽放不能盡洗
明季冗雜之弊者有之然至其刻意經營詳
而則贍而有體於其鄉先民之尺度尚可
得而窺尋焉獨怪剝水以一老經生槁項黃
馘於八股之文既已坎壈推挫不得一與於制

科乃猶不自量其年之至力之不逮而時之
所不好也提三寸塲屋秃管憔悴於荒岩老
屋中為舉世之所不為思以紹先型而垂之
久遠嗚呼剝水之用心勤而其志亦可悲矣
夫文之在天下其獲傳與否蓋有數焉為之
於舉世之所不為則必有好之於舉世之所

不好者出焉而後乃可以傳也其為之誠難
而傳之亦豈易哉昔吾鄉袁中郎獲山陰徐
天池於缺編而咨賞之其文遂布於海內余
不能為李君之中郎然而嗜古闡幽其素志
也余既悲剩水之志回為之論次其文擇其
言尤雅者梓而傳之且為叙宋元以來文章

興壞之故以見夫志古者之難也抑余又思
夫天下大矣曠渺幽遐之區苦心孤詣如文
長剩水者誰可謂無人而不遇玄賞其磨滅
於煙煤鼠蠹間者可勝道哉癡山兄弟與平
妹之丈余未之見也異時尚當過臨汝而問
之

康熙五十六年長至後一日屏陵張名華

實君氏題并書



自叙

白雲在天行而成采也嶺上白雲未雜其宗也

撲厥生而其在六經乎二氣氤氳濔濔

形出未出物升弗升經煙疑霧曠久其陰

及去休微既見郁久則指為却云

懶慢也有出指為浮雲蔽日也有出嗟乎

泰山之雲膚才不崇然而遍天下其所積
者厚也今則委聲之野一縷裊空隨風飄
洶蕩漾西東聚即散即浮即膏即都冬是
稔都不可去不地持贈即以自娛收命
之曰聲雲篇烏朽容漢書

欽刻李半谷先生集資引

昔者程子遺書彙從門下韓公斷彙播自諸徒益第
子各奉一先生唯後學識尊夫長者况雄才天老士
不幸以言傳晚歲人窮身將隱而文晦情猶周急望
將助於同人道在表幽藉揄揚於衆力敢呈片語用
效先容惟我李半谷先生辭源浩瀚文筆海嶽傳北
海之家奪西崑之席閒情獨往久爲風月主人逸興
遄飛老作煙霞宿士其如生逢多難命不猶人其
空裁朱衣未點一燈闇淡四壁蕭條囊訴錢空

金盡給糞殮於馬磨許靖貧乎淹滄泣於牛襟王章
困矣而乃鬻文爲食賣賦而衣窮且工詩髦
燃脂冥寫旁擬乎諸子百家弄墨晨書廣搜夫三
七畧洋洋灑灑或因辨道與言侃侃稜稜更爲
立論應酬之作必省物以言情急就之章豈敢
害意固已極文人之樂事而爲吾黨之光榮也
坐被春風立燧暮雪千秋之業敢曰張籍之效昌黎
一瓣之香擬后山之推子固所患鄴侯萬卷空積
紙欲付棗梨通徵桑梓小子
竊有請也願窺全豹之班吾師笑而許之大發探驪
之秘但工非一日豈能爲無米之炊牘有千層必也
交多錢之買謹陳絮語代告諸賢或敲車笠之盟舊
則存乎風雅唯冀投錢恐後如酬字數之嫌解橐爭
先若醪博場之箭將見成書呂覽蚩懸上市之金秘
索王充盡啓中郎之帳謹啓

受業管

學源
學溥

余

棟

頓首拜啓

丐貲助鏤業師文集小引

蓋聞呂步合嘗董公災異之論爲大愚李漢則集韓公之文而序之二師固不以其徒定聲價而二徒之臧否則立見矣文章千古得失在心推前挽後可不慎歟昔吾祖漁叟公設教虎溪之上吾師半谷先生受業函丈前後十有餘季辯難剖擊決擇審詳論有不合斷弗附會吾祖或至徵色發聲吾師必不氣沮苟已或云不必數與李生言者吾祖則曰學問之道無盡期老年正難得翻駁之聲到耳他日必此子也

定吾文者丙子家嚴偕伯仲將鏤吾祖遺集敦請吾師校訂巳卯始告成事吾師之事吾祖也可謂勤而不勸矣今吾師亦且老矣不肖輩慮其文藁散佚請裒貲而授梓彙錄得五六百紙所悵者吾師之定吾祖集也頗著叅互考訂之功而不肖輩罔能效贊評之力且費廣而力詘恐難潰於成不得不求助於四方賢豪先生暨同學諸友共勸此舉也昔有癡子父病垂危聞割股救親之說乃持一利七跪於魁碩長者求助一巒長者曰汝割股救親於吾何與癡子泣懇曰豚犬羸瘠諒難延喘願有以憫無告也長者哂其愚而憐其情大笑曰剗肉則不能助汝貲買肉十斤以食汝父也癡子得貲矜詡而歸將及閭遇一道人察其狀而詰之癡白其故道人曰彼長者助汝肉吾助汝藥一丸汝父病可愈也癡子持藥以進七日父疾果瘳茲不肖之鏤師集也情頗類是四方賢豪其將垂憫乎倘曰何與吾事癡子亦無從更饒舌矣

受業劉同辰頓首拜懇

李剡叟先生墓誌銘

初先子與剡叟先生爲文會友相得甚懽先子案頭
交頗多李先生批評子詢先子云此李君割所愛以
贈我也予後出而應試先生相際日洽故先生常
謂予與饒氏交蓋在紀群之間云爾後又以長孫女
字予長息轉加親密然銜盃論文則友誼更篤于戚
誼先生常謂予曰朽身後墓中石敢以累君生平無
一稱意善事可垂後但幸無大悖謬玷先人至于日
用飲食頗多出入且事過少而意過多此存養之功

疎也君他日屬筆幸毋揚詡過情過情則群起而核實反多責備之辭惟刻意寫朽歎畏俾頰上三毛浮于紙上則骨雖朽而神常存也予當時深謝不敏孰意茲日頓遭大故循省治命責曷敢辭故不得不僭筆以踐其夙命焉

先生名漢字聖水晚年號瑤湖剝叟從所寓地也弱冠以伍姓應試列邑庠越十三年戊申始受錄凡應學使正試外一切小試掉首不與中間受知于司理諸城慎清丘公大尹慈谿二齋胡公宜興楊菴儲公

則皆以詩古文見重非以試事先生執弟子禮進謁三公則以密友相待至論文之次恒娓娓聽先生言無拂而丘公尤謙讓不遑至踧踖不敢出其詩藁以相質也又越十九年丁卯以闈卷見識拔于長洲湘珮顧公卷呈堂兩主考暨諸分考無不悅欲拔冠群彥之首屢搜後場不獲怏怏而罷揭曉後一月大主考澹成陸公召至會城大加賞歎且欲延入京抵先生又縮縮然不肯與獲雋者參差數處堅辭不往陸公於是刻塲闈墨置副車十數人不一錄而全錄先

生文以識不忌其後諸名家競選布若與陸公有同
好也越二載先生鬱乚不樂意欲遊都門先以一緘
投陸公公又致札止之謂子行當獲雋躍天門而臥
鳳闕矣焉用先汲涉遠道爲以是益下帷不果行越
十六年癸未始膺歲薦凡歲薦例不赴京陸公又已
先逝先生所以裹足不爲燕趙之遊也先生年益高
矣不事遠遊惟與受業高足賦詩飲酒置榮達于度
外而不以耳受也壯歲頗豪于酒又好遊覽山水以
舒嘯傲稍涉博奕不無玩時愒日喜讀書穎悟過人

遠甚而讀質記性不逮中人常擗胸頓足恨生非讀
書質不克追古人而上之然又終弗少諉每謂少俊
曰無以老耄而舍我也友人或勸其著書則曰我無
淵博學問又無絕識識解不足以考訂千古疑義歸
于一是烏用誣已以誣人乎所作詩古文辭盈千紙
二三婣友欲助貲以壽之梨棗則又皇然遜謝曰酬
應俚諺牧豎橫吹短籥耳烏足以汚人耳目乎生平
希聖慕賢氣雄志銳似古狂簡至榮名利養之事則
一切袖手裹足而不前幾于狷矣常自嘲曰質匪中

行見譏鄉愿似擔重擔兩頭俱脫何以自存乎少時
作史論二百餘篇多翻駁前人成案偶讀楊誠齋柳
詩自家飛絮渾無定肯把長條絆別人句瞿然傲惕
悉舉而焚之自是持論務爲平實不作高曠語然亦
有素性所存不襲前人成見者弗顧世人駭且誚也
好評隲古人載籍每于眉上批駁見意晚年貧困斥
賣書籍殆盡故手蹟多不存所存又自以爲平庸無
超邁處不肯付梓所作代言爲多代言中徃徃有其
人格格不能吐而代之言者委婉曲折發其中懷如

剖心析膽亦先生綠情體物之一端未可以爲酬應
之文而輕棄也凡此皆疇昔宴笑之緒論非予影響
摹擬之說也其上世譜系多隱居不仕茲不具述尊
翁西川公潔身脩行敦篤君子也予族叔祖應川常
言公盛德不可殫述故亦不述先年屢產子不克育
四十三歲始誕先生母蔡太孺人又早逝先生幼多
疾恒懼歿折爲父憂歲癸巳庶母陳產一子乳名辰
生先生乃霍然如釋重負喜曰自今設有不幸有第
在則老人之憂亦稍減矣復何恨乎家庭聚順愉愉

如也事繼母周太孺人極得歡心周晚年得偏廢疾
臥床蓐踰五載享其旨而忘其在疾也初娶于虎溪
劉氏婦翁劉源吾公見先生于八齡時堅意以女求
配三歲而後得遂其擇婿之志故先生終身懷之劉
母三產僅育成一女劉逝繼娶官氏初執柯者抵官
宅明經官玠玉公素仰先生才名喜見顏色然亦踰
年而後成議翁喜謂其好友曰吾女果得配李生矣
官母產二子二女而竟先逝子女皆幼閨中無所衣
泊不得已又續徐氏徐謹畏事夫子如嚴君米鹽零

雜恒節省慎惜先生訶之則曰境儉用不得不儉也
越二年而舉一子名之曰种种生而氣質淳淑在襁
褓即不煩母推濕就燥五歲而母逝從不一觸父怒
長而好學讀質鈍而悟性敏以勤篤勝于儔人先生
愛之踰于二昆冀其學成而紹前脩也不幸學成而
身歿先生每手其遺文哭之過慟人或寬慰先生曰
兒立行操行過于乃翁翁死而兒生則未墜之志可
緝續以有成兒死而翁存殆造物者以是爲朽人致
罰耳悲哀號呼數年不替以是衰耗日甚致染疾弗

起也已矣不可復作矣先生雖壽考令終後死者能無慨典型之不長存而悲痛哉先生生子共三人女三人孫男八人現存五人孫女五人三子長紀思次靜思次种紀思娶于陳氏子三長紹庭娶傅氏次幹庭次來庭俱未議婚女三長配予長息樹栢次配金嶺陳繼周膳堂陳侯周胞弟幼許配公館劉恢祖候選分府劉兆鳳長孫靜思娶于金谿張氏生子四女一長儀庭既婚而歿婦亦與偕先生以其婉順爲之過哀焉次復振武庠娶劉氏次揚庭幼秀民女許配馬

夢槐膳堂馬夢綵胞弟种娶周氏無嗣一女適彭士錦先生三女長適晁生子宣縣庠生溺水不救次適劉賓孝次適彭有堂皆有外孫曾孫一名鐸曾紹庭出一名之慶復振出先生生于明崇禎丙子歲正月甲戌日丁卯時卒于大清康熙壬辰歲四月廿二日戌時今上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戌時卜墓于七都梅崗里 祖山首壬趾丙命其二昆莖弟种于父墓之次則無嗣而尙有祀其無限深悲則見于預爲季子壙銘云臨疾呼予命酒對飲諄諄致囑曰窮老

書生空懷遠志竟無一事見諸施行古所謂三不朽者吾無一焉行狀無庸作也壙中石亦聊備他年墓壞得以辨識此爲某人朽骨耳豈有美言可市尊行可上人乎君誌墓毋諛諛則作者受者俱失也老朽所恃以瞑目者惟君素無假借浮言故他氏雖有善爲辭說者弗託也予小子於是謹識之故于誌墓之文悉寫公歎衷而不敢汰不敢以諛言塞白也

銘曰銳志似狂退守唯狷自評則然吾從其歎衷而窺之早已率履于中行而迥絕夫無非刺之鄉愿於戲學博而不恃才高而不炫淵靜以固見爲特立獨行之邦彥奉遺命而無溢辭以待天具隻眼者之審觀而弗眩

媼晚生饒汝楫頓首拜撰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歲八月上浣穀旦

自爲墓誌銘

李漢字聖永生於臨東之隍擬峴臺之左幼無穎敏
之目七歲始就塾師學小學尋以兵戈擾攘坐廢數
季及巳丑始就外傳學爲制菽之文又輒以他故玩
愒不求專工且世俗之學不求原本要歸四子專經
而外輒學爲科試之文以求售于世師以是訓友以
是規苟踰尺寸則規規狀繩束之生旣早無穎異之
姿又拘牽于世俗之學故雖涉獵于古今之文旁搜
於百家之說力不專才不副故都不能記憶通曉又

輒好黃老瞿曇之旨分馳于二家者又數季以故正
學日就荒劣而二家之說乃又都無所得徹精感神
分心竄性其所由來者深矣而又竊喜 嵇中散之
爲人常奮袂把盃長呼叔夜來對飲間作小詩歌以
奠之逐乃放浪于麴蘖者久焉然彈與鍛皆弗知也
鋪糟啜醢而已遇其意致恣睢輒呼市井酒徒輩相
與劇酣而弗厭其于榮名漠如也性好畫字手無停
時而又不肯摹索法帖以故亦無成爲文則時有意
於三閭漆園悠謬漫衍荒忽不經之致于凡踵其事

而似之者亦叢集之甚勤乃卒不能誦習人或問之
則曰惟其氣不惟其辭惟其神不惟其迹然神與氣
又未有得也間作古文辭及詩賦小說時輒焚去踰
時復向人嘖嘖自稱不置人或索其草則又無存也
至壬寅春忽追錄其舊作雜文若干首詩與詞若干
首付其友人某曰君他日有力振起文章者當爲我
傳之若又欲求有名字於身後者也復自嘲曰伯倫
云死便埋我何其忘死不忘骸也生今日亦復爾耶
間嘗讀叅同契而不知其解也庚子秋省試蹶後訪

羽士張逍遙于西山之巔欲遂止棲焉爲同行者奪志以歸意欲復問津也而舉足間每若有繫維之者以是不果壬寅春將欲探竒訪侶於龍虎山中未及發忽自語曰家長吉作賦之年衛叔寶及暮之日益自審其必死也於是而疾果作常欲擬作童烏子安輔嗣長吉諸人合頌顏淵壽考文捉筆而復止者數四益其感憤者深也嗚呼生雖寂寂豈漫同于流浪生死者哉旁入於禪玄者久常以貪嗔癡爲戒矣乃臨窆而復絮七不已者將不隣於貪生哉上則朱盡

夫子職而下未有以傳世且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安得不抱恨終古也乎父西川公諱文燮隱居獨善四十三歲而舉生今行年六十有九矣行且見生之淪沒何以爲情耶妣孺人氏蔡先十有四年告終壽多生七歲耳娶于虎溪劉氏未有子獨有女未及二週而生卒其壽歿不得而知也異母弟曰辰生甫十歲生沒而不能撫其長也其成就與否亦不得而知也生之歲爲丙子月在庚寅其日甲戌其時丁卯卒之歲爲壬寅月建乙巳日與時不知也不書墓地不

知也亦不書生未沒時常欲改葬其母生今已矣不
改可也附葬焉而魂或與吾母相依亦可也于是銘
曰

載氣成形曰我生返神合虛曰我息鬼者歸也余
何歸昭昭冥冥繫此日嗚呼欷歔來無迹去無迹
以爲有也石火電光以爲無也寒山片石

壬寅夏初猝得危疾意謂必死而泯泯也自作墓
誌冀後或有哀其文而存之者文成數日而疾
距今三十季矣而髮皤然而腹枵然而神頽然四

顧茫然因是而益赧然曾不若歿沒者尚可諉曰
時數之促也天不假之以年也而今衰頽無足驅
策矣少不努力老徒傷悲我之謂矣然猶強顏書
此者冀我子若孫見之鑒余覆轍早知所以自免
耳庚午春半擲筆潛然

胡二齋先生評曰臨川之筆尼山之徒大史之骨
文忠之膚吾見老子其猶龍乎

鄭牧仲先生評曰疎疎密密整整斜斜幾許唾壺
欲碎讀此卽聖水呼之欲出矣

何屺瞻先生答書

康熙壬辰五月十三日到

曩從高涇師前輩校士錄中得讀大作。深歎古人骨法。猶有傳焉。自媿無文。不獲裹糧請業。充門下都養之役。卯辰墨選。於學曾無所講明。而憑臆任氣。豈能有當於得失。迴想每爲汗下。緼袍不耻。章如震川作。最爲清醇。亦用扇對。乃無端獻疑。程隸妄譚。其亦不直門下一笑矣。垂示庚午。曾荷先施。辱賁手教。不知當日竟浮沉何所。亾友同人。四丈平生。執謙必不蹈叔夜之懶。况如弟者。末學小生。幸蒙長者餘論。兼之雅所愛慕。恨不獲侍左右者。豈敢不即敬答耶。固知必蒙照察。所惜者無從藏在篋衍。永爲光榮也。賜教

古文十五首。反覆尋翫。直接天傭正派。不屑屑規撫歐曾文法。而質實處自與之合。西江作手。舍門下其誰。祇緣近事紛紜。遂於文字間轉多拘畏。不敢輒加評論。想能憫其俗。更恕其憊耳。方今白首魁艾。可當申伏之望者。指不多屈。伏惟願神加飭。以副海內後生瞻企不宣。

壑雲篇文集總目

第一卷

擬王文端公直特薦聶大年疏

擬燕將答魯仲連書

江西詩派圖論

瑞蘭賦

橫秋閣賦

莫不善於貢賦

討鼠檄

半谷說

剩馥說

名彙說

丁貫三字說

施伯

彙次史記四事

明太祖處置馬燁奢香事

明祭酒王公臨終紀事

第二卷

說郭摘錄弁言

天慵子集刻成書後

昭武課業敘

公議褒貶共築昭武義學引

祈請同人助鑿陳明水先生遺集引

江行摘草序

鄭慎子詩序

酌社會敘

送紹武程子美序

韓柳合刻復完喜書

史評小引

卻助續引

辭倩筆小引

首在壑雲篇自敘

半谷小草自序

澹軒詩敘

第三卷

劉虎溪先生遺集刻成書後

詩苑復編後敘

梅君鼎文敘

搜錄傅平叔先生遺集再書

要結詩社小引

臥遊軒小述

管生約三詩敘

再書寄軒詩鏤

潘紀南浪跡吟題辭

秋水軒題辭

劉氏家乘敘

東鄉高士坊徐氏重修族譜序

且休大師詩序

熟也和尚詩敘

跋北遊贈言

書妙峰詩略後

第四卷

壽仇介菴詩敘

送朱衡宰歸武林兼壽六袞敘

壽鍾學博敘

壽饒肇明八十

壽阮母徐八十

徵詩壽揭憲武元配李七十

復興同仁會小引

募化雙舟小引

第五卷

文昌會敘

演武場關帝廟募修小引

伍侯燈會敘

復興伍侯燈會敘

金龍四大王廟募修敘

社會小引

募修千金隄敘

募修橋梁道路小引

馬家橋萬福菴募修敘

老禪堂募修序

大慈閣募緣圓滿敘

白衣菴募修序

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募修序

第六卷

上陸澹成先生書

復上陸澹成先生

上李臥衡先生

上儲惕菴

復上儲惕菴

寄儲同人

寄何屺瞻

辛卯寄何庶常

辛巳寄家縣圃

與家巨來

辛巳寄晁庶常

壬午寄晁庶常

寄童樸菴

寄陳賡予

復湯小岑

與黃訥乘

乙卯與劉子野

寄余東木

與艾伯玉

答涂雲來

寄蕭定侯

寄武泰州

寄計齊雲

第七卷

書過浩齋先生語錄後

書白起傳後

書楊大年張子韶兩祭文簡末

書解組贈言冊末

書昌黎對禹問後

書柳州送僧浩初敘後

書柳子厚與韓退之論文後

書東坡范增論後

書晚邨辨詩序說後

書宋廣平梅花賦後

關羽失荊州書法

劉將軍打虎逸事

題蘇武牧羊圖

題妄語一則

紀異

第八卷

瑤湖刺語

紀夢

客有持舊畫馬一卷過長岡山庄丹青漫漶剥
落矣家四叔獨識爲趙松雪真蹟賞鑒焉而
作之以短歌命予和之

鄭牧仲先生像贊

八大山人像贊

周濬其像贊

題車子儼敬禮水墨觀音像贊

石榻吳道子觀音像贊

題觀音像

宿恒公禪房對寫真口占

自嘲

爲黃子元胎書扇

書饒道南扇頭

遺訓

省愆十二則

第九卷

徵詩壽童鎮府啟

徵詩餞童鎮府辭擢歸隱

徵詩壽車學博

徵壽周學博

徵壽晁母管恭人

徵壽單甥女

公請語溪和尚于水梁寺登壇

第十卷

樸菴記

鎮府西屋記

紹香亭記

夢川亭記

孝友堂記

丁仁山去思碑記

季子方回壙記

重慶府公館許仙祠記

羅漢橋買田贍茶亭記

文興菴靈目實行記

第十一卷

李幼儀傳

三友合傳

劉遠孫傳

車莘野小傳

劉錫侯傳

劉母楊孺人傳

第十二卷

公祭祝郡伯

公祭儲惕菴

公祭孔鵲園

公祭張璇玉

祭阮秋潭先生

祭車玉虎

祭黃訥乘

祭黃將南

祭曾我山

祭傅一民

祭晁劭州

祭晁小韓

祭虎溪先生

祭華遠凡先生

祭陳聆希

祭丁公劬

祭揭憲武

祭周濬其

祭鄭台雯

祭李文秀

祭梅觀卿

祭楊立生

祭楊協于

祭范元夫

祭孔維新

第十三卷

祭彭太嫻

祭徐太岳

祭官叔岳

祭蔡母舅

奠先嚴百歲

祭服兄聖兆

祭族兄奇生

祭族弟謙若

祭彭媼翁

祭晁媼母

祭馮舅母

祭官岳母

祭劉岳母

祭劉太媼母

祭彭太媼母

奠先妣八十

祭單甥女

旅寓螺墩奠故室劉

乙酉奠故室官六旬

祭表姪婦官母饒

祭管母羅

公祭管母羅

公祭童鎮府元配鄭恭人

祭劉簡季祖母

祭徐未能母

第十四卷

黃訥乘誌銘

傅一民誌銘

李榮燦誌銘

車化菴誌銘

車義山誌銘

周濬其誌銘

彭太嫺誌銘

嵩溪詩老高路人誌銘

第十五卷

劉君政誌銘

劉帝錫誌銘

劉逸閒誌銘

劉晦齋誌銘

劉常菴墓表

廖春寰墓表

恒白和尚塔銘

華母朱孺人壙銘

故室劉誌銘

劉母黃孺人誌銘

第十六卷

劉虎溪先生行略

丁公劬行略

揭憲武行略

黃石乘行略

傅博安行略

先考行述

整雲齋文集卷之一

擬王文端公直特薦聶大年疏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臣聞古大臣之事君也夙夜寅畏啟心沃心於密勿之地矣而又必推賢進士孳孳匪懈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各舉其職猶懼野有遺賢或長才而屈於短馭或庸碌而列於顯員務必矢慎矢公精白澄叙斷無知而不舉舉而不先致上負朝堂勤求之德意下辜草野闡脩之雅望也臣直衡

茅下士識淺學疎過蒙 皇上特達之知備歷清要
擢在銓曹數年于茲未有一得之愚仰答殊常之遇
不過謹循資格以進退庶官是所謂奉裴光庭之聖
書而因循苟且以度歲月也縱竭蹶蹇蹇之匪躬亦涓
埃而狹隘不若遐瓠博覽以人事君庶拔茅連茹周
偏而公溥也茲有仁和縣訓導臣聶大年者臨川人
也學問廣淵行誼脩潔職在卑微識度弘遠見臣題
畫史卷偶有十年不忘之語批其旁云使某以十年
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臣近得

聞之通身汗下跼踖悚惶若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
者夫大年一校職耳尙慮及于天下之賢才恐有遺
失矧臣身際通顯曷不訪求天下之英才於常例選
造之外而引薦湛潛博達之士以與古大臣比烈也
且大年於臣分誼甚疎而能責備行誼如此其爲直
諒端士可知臣鄉者未知其人尙可諉曰無知而偶
失耳今旣受其忠告之益矣而又不特簡以上聞是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惡得免於竊位之譏哉
茲敢忘其固陋而以其人奏聞伏望 聖明俯察疏

賤之篤忱以微秩而有推賢引士之念倘擢在近曹可備顧問之地則必能將其赤衷抒所見聞以仰裨睿慮之萬一也且臣之所以奏聞者非敢謂其人遠足以居高爵而膺天下之重任也亦謂其人年力既深學力既邃得在翰苑之列國學之班隨所見而效所明則賢否立見黜陟可以隨施也此一奏也非以爲大年也臣待罪天官若外託簡靜之名而弗克垂臂以援人則天下之懷才而未達者將待何人居何位而後能公聽並觀以揚側陋也且其人年力將衰

倘終弗克自振或一旦溘先朝露則是見了還休會如不見燭影搖紅之辭特爲臣詠也臣將何以釋其慚顏哉昔宋有賢人邵雍研窮天人之間與洞晰治亂之機緘程子伯淳稱之爲天挺人豪非徒隱遯之流也當時大臣如富弼司馬光者既深知雍而敬禮之矣何以居可薦賢之地而又當其君求賢若渴之時曾未聞一引薦于廟廊之上而徒以隱逸待雍則雍又烏得不以隱逸自處哉臣直常以此爲弼光二臣之缺略臣若不能引薦大年則後人又將以臣所

恨者爲臣恨也臣無仞踴躍悚惶待命之至

文端誌壽卿墓云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从不引薦何乃止於校官耶夫身都冢宰坐視賢才沈匿下僚不一引手請問校官更從何地自振乎故忿激而擬一疏以補其缺典也

擬燕將答魯仲連書

魯君足下蓋聞高義之日从矣鴻聲俊辯雲湧風馳處乎壙垠之野而恒切夫有國家者之慮遺榮釋利名攘其至美而物不得而繫之意足下秉義卓然策時已審恕已量人不爲辭費今得足下惠書然後乃知名固有可虛居士每有所妄附也足下盜虛聲亦既有年矣學不必有師承行不必循矩度雖有禮法之士亦何必求多於足下也然度足下旁觀而持堅論將必忠義爲歸節掾是勵足以閔夫一切庸庸者

之口而敗軍之將降國之虜聞足下之履聲亦且抵
隙投罅而無地也乃今反覆恣辯曷所云爾乎且是
下引弓繳而削札孤城必自以爲熟思而審計使北
鄙鄙人聞所不聞耳雖然北鄙鄙人庸闇寡識足下
殷然賜教者果非所聞也非夫以口舌得官者孰得
熟聞斯義哉若國潛王不道內毒生民外毒四國我
樂大夫奉君王伐罪而拯水火旄鉞所指瓦解土崩
君臣鼠竄淖齒甘心稷下滅咏足下斯時安往耶父
母之邦何沒沒也奔敗之餘負固不服者區區田單

保卽墨于舉國欲偕喪之時我樂大夫卵而翼之豢
而馴之而單也鷹眼不悛困獸猶鬪尙能奮詐謀而
抗義旅矧我國奉辭伐罪功墮垂成卽今小有利鈍
亦勝負無定形也曷庸足下逞其溷穢之游談勸人
臣以喪節引國士而趨辱行乎鄙人抑又籌之足下
遨遊列國間揣摩勝負情形謂鄙人困於援絕狡獪
如單必計日而舉城耳事倖集而單獨擅其功足下
負一時重名無所短長於其際故不若逞其詭辯異
時戰士事集則曰非我不能隳燕銳士之心也足下

之識太闇議太穢足下攘功之謀亦太險矣雖然勝
負無定形曾謂北國義士卒墮東陬狡夫手哉方今
遊士握此術最精每令血戰者罔勞而搥唇者奏績
足下自負天下士亦復爾爾耶恐有識者窺見足下
之攘名更狡于貪夫之攘爵祿也雖足下巧於自營
工於自覆然而影從鑑見果可匿乎足下負一世虛
名亦既有年矣覩然爲一時人士之望而持論若此
其污也則易地處此當必納款恐後反顏事仇而猶
藉口于人曰吾以息兵庇民也可乎哉請爲足下揭
此書于列服不知足下何顏復見鄒魯文學之士耶
意者有蹈東海而死耳

江西詩派圖論

蓋自上古神聖繼天立極而文章與天地爲昭矣詩者文章之一事也經國鴻模不盡於詩而歌詠盛德之形容者必於詩徵之故上世之盛在朝則有喜起載歌之音在野則有康衢擊壤之謠然則詩者文之最精者也宜其通乎寰宇而言之貫乎千古而道之不當拘乎一時局乎一方而爲言也東萊呂本中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山谷爲其祖而以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彼其以一時之師承一方之聚會而

明其所宗耳未足以通乎天下貫乎古今而爲定論也嚴羽儀卿覈之詳矣大江以西三代以上未有傳人東漢而後有傳人矣未始稱詩也東晉而後陶彭澤始以詩稱也清空淡遠獨抒性靈工部所以有安得詩如陶謝乎之句也陶生於柴桑而謝仕於臨川此江西稱詩之始也有唐一代以詩鳴其盛而江西之稱詩者不大著焉固未始有其宗也至宋而後晏歐王曾出焉黃陳二謝繼起焉黃固以少陵爲其宗者也乃如用意主于翻關琢句喜於險峻佶曲聱牙

至不可耐其與少陵之鍛鍊精純者異矣雖然不可謂非杜之嫡派也昔人謂少陵集漢魏以來之大成而分寧又挾少陵之精髓其源流固有自哉然儀卿謂其作爲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浸失漢魏以來渾成之音解悟之趣也不其然歟愚以謂江西之稱詩者斷宜略分寧而遠遡柴桑蓋祖柴桑而後有性情有性情而後得有詩也居仁以天中之秀承申許滎陽之令緒而研精覃思於詩學因詩以窮耽禪而病却家家而獨承乎豫章

且却乎豫章最著之歐王而獨企慕乎分寧用意之深遠未可輕訾也倘進之以柴桑則用以治性情益得矣豈僅以宗派圖所稱諸人而已耶

瑞蘭賦

小引

蓋聞美不虛徵福由德致易成於四聖之手而千古之决休咎者必求端於草著神藏於冥漠之表而兆姓之求靈響者率决筮於竹筮是草木之微早得氣先而嘉祥之臨斯應事後矧蘭爲國香而宜男之慶鄭穆已兆於燕娥伯業之圖勾踐久蒞於蘭渚者乎

越王種蘭於蘭渚

鎮府仇公介石挺白岳之

瑤林登彤廷之藥榜分符龍陛作鎮羊城攬轡而天下望其澄清下車而六邑受其寧謚政成三載

頌滿四方和氣益於閩中石麟來自天上紅英爛熳

既見兆於寶珠仙茶素質繽紛旋呈祥於上林梅

萼於是玉署盆蘭呈其連理敷榮擢秀共成三奇

昔洪公弼三瑞堂成而子适適生洪公弼為台州

花菴實竹幹有連理之瑞而生子适因建三瑞堂韓稚圭四花並燦而四

相登庸以是方之茂以加矣矧紫陽朱子徽國之

鍾英也而實生於尤溪尉署朱文公生于涑水溫

公夏邑之儲秀也而實誕於汝寧之黃堂司馬池

府光山令產折桂閣下李忠定公生子紀攸生松江折桂閣

吸川亭中介甫載育臨江府判廳吸川亭王益為

綿州理館之誕永叔歐陽觀為綿州推泉南守廨

之產魏公韓國華知泉前代偉人率由任所則夫

明月寶珠得之於臨川幕府誠不蔡而知其合契

也已梁園上客已振琳瑯東鄙毫民聊呈俚諺其

詞曰

繁四序之成歲統萬彙以爭妍雖榮華其各著每狎

玩而靡鮮厥有蕙蘭來自空谷匪逞艷以投夫衆欣

常靜娟而媚夫幽獨爾乃謝巖谷之寂寥凝清香于

燕寢光風轉其蕭疎旭日煦其寒凜聆西方美人之
微言伴南國才子之豪飲既不浣湍於粉脂而時潤
澤於墨瀋於是舒其靈質發其英姿其旖旎於化日
且猗儺於明時含幽孕美振藻掄奇綠葉舒其劍脊
紫莖耀其瓊枝芬芬郁郁朗朗暉暉香騰瑞藹雲爛
霞飛琳瑯謝其色澤玫瑰遜其芳菲衆葩競吐如小
鳳之共棲夫上苑連理迅發恍紫燕之翔遶夫簾幃
邁豐浦之九畹恍縣圃之雙畦斯豈物華之恒徵其
茂育實乃造化之特著夫光儀夫是以彩鳳集於香

肩玉燕投於蓐室掌捧明月之寶珠盤薦蟠豔之佳
實正值袂襖之芳辰共飽湯餅之芬飴斯乃靈物之
競顯其三奇而主人之並臻其百吉者也余聞大人
吉占固已叶兆於熊羆而九重徵書又將寵賚于英
鄂觀三千之珠履以盈庭側一老之披褐而錫爵

橫秋閣賦

憶傑閣之嶙峋兮踞地勢之巖崑挹臨水之朝宗兮
匯萬派而來同軍峯拱其南向華蓋奠其西雖獅石
橫于北鎮靈谷峙于東峰倚羊角之仙洞枕虎頭之
巨衝兩河會其北界建治于五峰之正中四閣並建
察氛祲而書雲物斯築特聳俯視培塿而獨雄爾乃
天宇澄鮮氣象清淑赤岡霞起而建標金臺雲飛而
擁轂連樊之刻漏琮琤六水之廻環詰曲仙桂隱隱
而飄芬茱萸搖搖而呈綠金柅之園林流丹玉茗之

風徽如簇烟火萬家艤艫千軸熙熙穰穰轟轟轟轟
有清輝之盈眸無纖埃之蔽目循良之布政優優賓
朋之懽聚郁郁倚欄長吟飛觴飲醪雲物引其遐思
川原供其瞻矚於以咏嘆造物之無盡藏歌頌皇風
之多肅穆斯閣誠爲一郡之巨觀而前賢之名篇可
續者也慨自蜂屯蟻聚流毒于西羌長蛇封豕薦食
于南疆大地陸沉既已蔽虧夫天日而羊城蹂躪遂
爾燹殘爲戰場于是荆榛滿目所在寇攘閭井蕩爲
丘墟庠序毀其宮墻雖示春飛雲之棟薨尙峙而橫
秋擬峴之瓦礫悽愴幸天兵之大加清廓蒼赤復樂
敵其壺漿廿年以往安輯流亡鴻鴈免哀鳴于中澤
播遷者稍弛夫橐囊百室雖興夫百堵而古蹟尙歎
想夫古王間常一徘徊于舊址携朋侶以相羊思盛
典之不可數觀而欷歔感慨乎夕陽然而山川如故
風景常新苟草木欣欣然有向榮之意矧民安康阜
能無陶陶然追復古昔之深情將見旬宣沾被之既
渥而棠陰話舊者競思召伯而奮興愚生雖愚請執
筆而揚扝其盛美焉

討鼠檄

竊以張湯不作法網遂疎許邁既遙禁符莫顯爾乃
挾以兩端行其五技南國之墉無牙而亦穿魏廐之
鞍任齒而肆啣食黍見刺於風詩慣爾不歛蠹書蒙
譏于黠賦猶且無良今又窺我竹園穴我茅屋翻厨
倒甕穴笈穿筍壞嚼衣裳啄耗典籍迹縱橫於几案
幾不留塵聲嘯聚於椽樞嚴然分闔目無白老捷邁
飛生罄竹莫書其貪擢毛不悉其戾始以天地之寬
不難兼爾小醜繼念物力之艱何能飽爾渠魁雖曹

元理之算術偶差而淳于芬之厭勝必效縱令人立
而拱禮意奸矣就使拔鬚而贖罪可追乎然設餌以
勾來疑非天誅之義即伏機以誘致安見王師之仁
是用率茲雄貓殲爾小蟹凡茲爪牙之士闕如虎
奮若雷霆將食牛角者必誅而噬狸尾者務盡爾雖
曰自此洗心我知其終必異性要惟搗穴乃來敲囚
謹檄

半谷說

余少長於靈谷之麓甲辰遷去丙辰復僦居其外麓
欲闢半畝之宮以容膝而無如其囊空何也自字之
曰空谷所以識也辛未應友相邀藏拙于宜黃荒山
半雲菴菴無主僧予至而主其菴因新其字曰半谷
或曰杜子野先生有拏雲書院子既設教是菴何不
遂號半雲余曰杜先生尚矣余不敢希蹤且前之主
是菴者有半雲老禪余兢兢焉不敢爲釋氏之學又
安可襲用高僧之號乎抑余卜居未定尙不知其稅

駕之所遊于館返于寓或彼或此半似孤雲半似野
鶴其亦尙存三十年棲遲靈谷之麓之意也哉且谷
以言乎虛而能受余之遯跡是菴方將持夜行之燭
以爲學未敢以爲教也故宜仍以谷爲字也自茲以
往庶期少有得于一知半解而勿終焉空空而鄙也
則幸矣

剩說

乳名麟母夢也五歲入邨塾塾師字之曰聖瑞安已
及應里子試有冒焉爲之改字者益鄙惡不堪牛馬
呼應丹越歲而後泯之前辛卯易名經國應試有丈
人行曰禮經國家聖人所垂也宜字聖垂二十一歲
丙申寒阨拂鬱幾不欲生已薙髮將竄溺異端矣丈
人劉翁贈金領今名強應道試倖取附庠于是有以
水旁起義而字之曰聖水者蒙蒙昧昧數十春秋矣
乙亥誕辰飲後勃然自驚曰以下劣愚夫而冒嘉名

將不愧死無地耶亟自敗曰剝水庶守殘山以終生耳癸未應歲薦遇吉州遇安成具雲舫翁詢姓字微哂曰此與腎水何別耶豪飲數日序秋聲且屢爲選擇徽燉槩不敢承因請曰姑仍剩而以叟易水可乎舫翁曰可哉遂稱剩叟者八載迨今幸知則眸子眊焉幾不辨蒼黃瞿然曰甚矣其憊也日暮途窮無可追悔矣胷中不能復正矣加曰字于叟旁曰剩叟

名效說

凡操筆以刑賞于人文者遇文之惡劣則又之遇人之惡劣則又之余內省多疚四顧茫然仰無以報答乎祖禰宜又也俯無以垂裕乎後昆宜又也中無以修飭乎一身宜又也外無以康濟乎人物宜又也迴環自訟百無一免于是合而名之曰效字曰十又以著罰也效者簡賤之稱也余既有受爾汝之實矣敢辭其名乎夫既有受之之實矣而又爲此說不其贅欤竊念人之過積日深了無生機者由于懵昧不自

省克也故復揭此于座隅日寓目而愧悔焉或稍存
菱芽于陳根萎翳也欵噫晚矣

丁生貫三字說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人也必有以立人之道而後
成其所以爲人不則曷以稱最靈哉予友丁子玉甫
名其長子曰人而問字於余余字之曰貫三蓋人者
統同之稱也並生于天地之間而有以貫徹乎三才
之道立乎其大者而人之名始尊且貫之爲義博而
多端精而有要自昔迄今學問淹通著述廣博而或
析理未精涵養未純富貴壽考而未可稱全人者何
限貫之義豈易言與爾貫三聰穎邁群好學勤敏甫

離童非之年幾就成人之列亦慎思所以貫之哉貫則不獨特乎天事之最隆必脩歷乎人能之並至至大至正至嚴至精承家學之淵源而有以障閑乎衆流之涌決庶成其爲立人之道者玉甫因謂余曰長旣名人仲季當沿立人之義而次第以命之然則自今以始爾貫三不第慎所以自立而且率群季以奉庭訓于無已也哉

施伯

天地之生才實難才者天地之所少也天地之所寶也萬物並育於天地間各爲其物不能相爲而有功故雖四靈亦與凡鱗常介等耳且凡鱗常介得聖人焉發其所用以有功則其所用反出四靈上故君子務爲實勝而不驚于其名也苟人而無才亦何以別于物物而名爲人乎若夫知其才矣而欲私之私之而不得則曰殺之不亦大傷天地之心而干二氣之和乎施伯曰不如殺仲而以屍與之李子曰嗟乎魯

之十世不競也施伯一言兆之矣夫仲者天下之才也不死而請囚非其心也欲有所用其未足故寧屈節而冒爲之雖執焉不辭也使其不必忌君事仇而得躡尺寸之柄以爲其所欲爲焉有不盡所爲于其仇而必欲事其仇者乎施伯不以大義激發君之仇心而用才反勸其殺天下之才以傷天地之心而絕生民之望亦何異于凡鱗常介螫其毒而相害焉者乎衛公叔座曰不能用鞅則殺之衛鞅之才信可殺也不可也殺鞅則殺殺机也惜乎用鞅一言是發

殺机也悲夫

舜賦小悲夫

彙次史記四事

史記舛謬頗多難以概舉試舉其最顯而易見者四事夏太康尸位畋於洛汭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遂偏居陽夏歷仲康至王相二年羿逐相篡立八年寒浞殺羿併其室而王相偏居商丘至廿七年浞殺相滅夏少康甫生同母逃于仍浞篡逆四十載少康備歷艱危而後克復夏統此千古中興第一偉烈也而史遷平敘曰帝相崩子少康立少康崩子帝杼立無一筆敘其四世始終左氏傳固後出未得見屈

騷曾不一畱神注目耶何大夢夢也衛釐侯在位四十二年子武公在位五十五年武公九十五歲猶作抑詩自戒箴儆于國曰大夫司卿士母以老耄而舍我合繹之則共世子生年當在釐侯未即位之先矣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姜作栢舟自矢曰鬢彼兩髦實維我儀則在子事父母將冠而未冠之年也釐侯卒時共伯若非早歿則年幾五十矣尚總角而髦夾凶耶姜亦將五十矣父母尚欲奪老嫗而嫁耶而遷史乃序曰釐侯卒子共伯餘立弟和

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立爲衛侯此等荒謬無根之語不知從何處撫拾得來以誣謗賢侯也邲之戰趙朔將下軍趙同趙括亦爲中軍下軍大夫此後朔不復見于經傳迨朔旣死趙嬰齊通於莊姬趙括趙同放嬰于齊討家醜也事在魯成公之五年旣而莊姬譖于晉君曰原屏將爲亂欒卻徵之于是殺趙同趙括而以趙氏之田畀祁奚是時武同母育於公宮此魯成八年事也韓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則爲善者惧矣是以立武

而以田仍歸趙氏此時藥書將中軍專擅晉政十一
將佐皆賢能在列而遷乃憑虛撰出一鬼頭怪狀之
將軍屠岸賈得擅誅戮之權也且又憑空造作語言
捏出程嬰公孫杵臼云云曾不知晉殺同括時朔先
死數年矣其子亦長矣豈猶在襁褓而藏母袴襦耶
育于公宮何其逸何待潛匿民間致殺他人子以代
死耶厥于誅同括時稱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立武
以勸善舉國上下何常有一語及于靈公之事耶遷
之描繪舛賈也直是怪物出現殊非春秋時人物後

世懵然不察徒以保孤爲義舉信子虛烏有爲實事
可慨也項羽武勇剽疾曠代無兩聞於知人而吝于
賞功韓信謂其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千古定評也不
終宜哉古者天子稱帝三代稱王至戰國七雄並稱
王嬴秦始稱皇帝或曰呂刑有皇帝清問下民等語
秦亦因之耳漢後遂因之羽于是時自稱霸王而號
令畢欲自己出使賊戕義帝于江中然未常一日僭
稱大號當時擅兵諸雄者亦未有一人稱臣于羽陳
勝吳廣首發難不久遂滅則羽與勝俱列列傳可也

遷乃爲羽作本紀爲涉作世家抑何悖戾至此耶王
介甫不於羽涉本紀世家致辯不猶是牴牾相半耶
凡此前人已有辯論朽僅彙次焉爾非特識也

明太祖處置馬燁奢香事

水西土酋婦奢香夫死子幼代夫而統其衆時都堂
馬燁鎮雲南欲藉開國兵力滅之而郡縣其地數以
小事庭辱奢香蓋欲激其叛以爲兵端奢與土目妻
劉氏密謀遣劉氏至京叩闕訴無罪太祖遂召馬燁
而戮之愚謂此政刑兩失也馬燁才臣也即欲安全
水西獨不可調燁別任岩疆以鎮壓一方乎奈何爲
夷婦而誅封疆大臣也厥後任雲南者鑒燁之死於
無罪遂不敢以法繩束土司馴致驕蹇不法常爲地

方患害區區九驛馬遞何關軍國大計乎順治年間
明後主逃遁雲南少延殘喘不足爲國家大害也吳
三桂領大兵進征未能摧破乃假道水西以猝入而
滅之遂以其兵力滅水西而開設四府化千古來蠻
荒之俗而爲華夏此正踵馬燁之故智也水西之效
順於明祖者安在乎愚細思之重思之展轉推究而
權衡之欲天下久安長治永亦無兵革之患必也盡
天下之地而郡縣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人無自私
自利之心而後無相戕相賊之禍處乎後世而言封
建徒慕法古之虛名而釀天下以無窮之慘苦其不
仁孰甚焉楊文敏榮勸宣宗棄交趾亦以上無太宗
英武之君下無張玉朱能之將佐且內度已之才能
不足以及此也桂文襄葇欲藉王文成守仁之才智
以平安南新建伯但於奏牘之末稍一及之亦度已
之才能不足以及此也嗚呼安得天地細縉萬物化
醇生淳樸而不生傲悖以返于太古之休風也哉



明祭酒王公臨終紀事

祭酒王公諱廷垣號光復癸未請假歸鄉乙酉歲金
聲桓王得仁提兵下江西以次及撫州建昌張官置
吏民皆披剃從服色矣王公僻處下邑窮鄉匿影燕
聲宜若無與於人間事者歲暮族衆數十人猝擁其
子若僮跪于前曰時事以剃髮者爲順民全髮者爲
頑民老爺位尊易爲人所指目倘一發兵勦洗則合
族男婦數百口皆爲刀下鬼矣臨川曾吏部一族近
地溪山吳姓一村慘禍可鑒也願忍痛從權活此數

百口生命公曰不建義旗徒草間偷生已兀兀不安尚爲人所指目耶衆曰彼奸人者將借尊貴以圖倖進也公曰然則召一僧持刀來衆中一人飛跑從近呼一僧至公曰與汝一樣光禿禿地則已僧不敢進荆完公曰取鏡來公持鏡自照歎一口氣曰喚面遂如土而氣絕子姪近前抱之則形神離矣後學漢曰從古死義者未有如公之奮迅剛烈者此一口浩氣直塞于天地之間可對二祖十一宗而有光矣真千古第一血性男子也

一卷終

壑雲篇文集卷之二

臨川剝髮李伍漢著

說郭摘錄弁言

類書雖非本領條貫之學然學者耳目之力有限而聞見難于遍及得前人纂集而部分之則後起者甚易爲力也但依類分部者猶覺撮聚近俗不善用古者徒依類套抄爲可厭耳陶氏說郭據古人之成書而各選一帙以分刻之則尙存古意惜當日之選手漫無精鑿原書儘有佳構每棄而不錄而冗襍無關

議論者反關集而不刪書至於百二十餘卷而足以
備典故資議論者殊不多見余借得殘書于友人處
稍審繹之既愧已之聞見寡陋而又病此書之多而
鮮當也爲手抄其議論之有益者故實之有據者仍
各分帙而不混合就中頗有全帙當存者則又以彙
朽之力有限不得不割愛而全置之但另存一目錄
以俟他日別有所構云耳又續說郭四十六卷不知
其爲何人所緝並撰擇而錄之或二書所未載偶有
所觸則又抄撮而存之亦足以資初學者之考訂也
然志爲通儒者不且笑其鄙陋乎則聽之丁卯冬半
谷剩叟李漢書于瑤湖之拾齋

天傭子集刻成書後

天傭子集先生存日已有爲之專刻爲之散刻者而
要非得所託以定爲全集者也其後間關從王賡志
以歿于延津所携抄本書籍手著明史及長行文字
盡亾於延而里中舊刻亦散佚略盡順治戊戌年間
郡丞蘇公邑侯沈公搜其存稿續刻之甲辰年間郡
伯劉公刻昭武六家名文則節選于錢塘高才生吳
夏忠子之手厥後劉公携鏤板以歸燕山而蘇沈兩
公所較刻者亦爲他氏所湛閉不出今 上康熙壬

中楚黃何德繹氏寓書于東鄉言其父手藏弄先生親筆甚多宜亟來取歸不意所寄之札淹踰四載而後得至艾氏冢孫爲琬伯玉得書貧甚不能治裝越歲戊寅而後得邑侯高公孝廉黎君贈書以行求于蘄水何氏則僅得文一帙以歸而同者強半于是勉力編輯先後所流布于人者鬻產募貲而合刻之要之未爲全集也洪惟先生生平學業在明體而致用翊聖以匡王當萬曆天啓間憫世之爲學者剽竊俚腐兩病雜出先生力爲講貫攘闢務從洛閩之學以求不倍洙泗之旨故凡癸未以前大聲疾呼以與一時懷才而未軌于正者反覆辯難雖爲強悍者所嫉而不辭凡以閑聖道也而匡扶治術之文亦徃徃散見時時以神州陸沉爲惧而怡然處堂者漫不聽也甲申以後國破家殘不忍偷存喘息於田間胼手胝足跋履山川與二三故老圖綿前代之鐘簴于一隅此如父母之疾已不可爲而子姓無坐視不爲進藥之理祈天代死割股刳肝何所不至哉當是時也事權仍不在握而惟日理章疏以別白所以持危扶顛

之機聽者又不悟也則嘔心滴血以陳之言如此如此則可以轉亂而復治出險以定傾如此如此則蹈崖山之轍而不可復拯聽者反以爲近于訐馴至力窮氣盡精竭神敝憤懣成疾而不可起國運亦旋以顛覆生平所爲明體而致用者一不見用所爲翊聖以匡王者一無所匡也嗚呼可勝痛哉先生疾篤時孤城尚未破手携所著書一囊付其館人曰爲我慎藏此囊俟與殯俱還也屬纊數日而延城破尙未成殮云越數年次嗣斯驥上材奔柩于閩當事者頗有

卹孤忠而致賜葬次嗣不能戢景崧光爲宵人所窺伺舟行至某地爲盜所劫幾死幸免寇甫退亟返舟見書囊尙存不禁叫喜不意餘盜在岸上聞之以爲有異竇也復哨衆登舟奪之裂囊視之非彼所意竇也大怒奮勢擲于中流先生數十年所爲嘔出口肝以圖萬有一濟者一旦盡歸于河伯無復片紙隻字存于人間矣原先生之意本不在于立言也將欲煉石以補堪輿之缺既不獲大展於金甌無缺之時或可少施於剥牀及膚之際孰意一腔熱血百折苦心

不著于事功而僅以見之於文者亦隨身以盡天之
所以擠抑斯人者何太酷哉此不肖漢之所以捧讀
茲集而尙有妙處不傳之悲也某憶癸未年八歲時
從黎不匱先生受經書習對偶黎先生爲漢世父言
此兒大有騷才世父不省也他日偶與艾先生言及
之先生詢其語云何黎先生問舉一二聯以質先生
曰能常如此乎黎先生曰時有可解願者先生曰然
則我將面試之異時先生辱臨塾中而黎先生
里先生問能屬對兒何在而漢亦以師歸而也

生悵然而去越數月乃遇黎先生言吾過汝館而師
徒皆不見殊爲恨事嗟乎先生一代偉人碩德重望
閱天下才人多矣相與講義不純者輒昌言以排斥
之區區一小童子一二屬耦語何足稱了了者而先
生竟屈尊而過訪其虛懷獎借不遺鄙稚爲何如哉
惜漢大來竟不了了深負大賢之盛心也然此意亦
何可竟忘哉故于敬跋遺文而瑣贅遺事如此云

昭武課業叙

合一郡之人文以振一時之風尚講道蓄德立品徵
文匪曰一方之精英盡萃于是而在是舉者未始非
精英之所萃也是舉也以文衡之校文而群至則宜
乎薈蔚而興者咸在文也而吾黨之會友者將不僅
以文以文爲其端焉爾嗟乎不朽之業有三而言僅
居其一今之所謂文藝者又不過文之一體則夫吾
鄙之所以致勉者將必有求進而不已者矣昔吾鄉
四先生之爲會也亦以駱文宗之拔萃而興焉其時

人不多及似乎約矣然四家之文出而海內之文風
爲之一變迨今百年海內之推能以古文爲時文者
必歸四先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吾卹之所以旁搜
而遠紹者豈必在遠歟惟是摘謬一編旣出復社之
魁黨遂從而交搆之此觀老人而外亦稍落落不合
矣吾黨之所以交相勸勉者宜何如也昔之爲會也
人不多及茲且十倍其人人多則性情各出而好尚
不能歸於一致然則穆然靜正而無文人之習氣者
其必以羅先生爲師法哉吾卹之博徵會課尙在他

日將請正於有道而文者以敘行之茲於訂交之初
略爲數言以引其端云

日樂請立於育戲而文者以始於文茲於情文之隆

公議褒賞共築昭武義學引

蓋聞人文盛衰之數視乎上有興賢育才之人下有

興賢育才之地尤恃乎人人有興賢育才之心而無
玩時愒日之愆斯可以常盛而不衰卽或稍衰亦可
以振作鼓舞旋轉而爲盛吾撫爲江右一大郡先賢
之道德文章素爲海內所推尊邇來流風遺韻亦稍
替矣豈非散處各方而無講道論德聚學行禮之地
歟吾卽聯會課文數年于茲矣然每因科歲考校之
時暫聚郡城各假寓肆甫一相逢旋又散去故雖課

文選刻亦未底于成是雖有敬業之心而無樂倫之樂也于是公議合建義學於郡城則自茲以往有所定在庶來者可以久居而散者可以常集惟是擇基庇財募匠給食其費浩繁不免有時訕舉羸之惧是以相約各出薄貲雖至貧者不可自外就中有家力稍優者慷慨豪舉多出數金助成美事毋俾八厨獨擅隆稱然必以會中之人率先義舉爲斷其或四方英才有慕義而來與會者則必吾友先有定論于胸中而後各舉所知以告于衆而入焉斯可以無濫交

之弊而不至爲不知已者詭厲也夫如是其慎重者何也吾鄙雖以課文爲先而尤以敦行爲重苟使應舉之末言言忠孝語語仁義而無實學實行以基之則不惟內無以對聖賢有愧屋漏而亦非所以應君相之求數施于事功也故于作事謀始之初慮終圖遠交相勉誠律某以犬馬之齒執簡而書所云若此

祈請同人助鏤陳明水先生遺集引

嗚呼前賢之道德文章久已卓越於當年流光於奕世固不待後起者之推崇表暴也然而世遠年湮卷帙散逸致後之有志者無從窺其涯涘則亦世未遠居甚近者之所不得辭也吾鄉陳明水先生生而穎敏徇齊弘深肅括他人弗知而獨其叔諱幽者深知之年二十四當事敦請始出應試筮仕于正嘉之際以直節著聞居官惟潛心於存心養性深契于陽明先生之標旨而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道德醇深

海內宗仰武進唐荆川先生徒步造訪晉江王遵巖先生序刻遺文二公者當三李名譽炫赫之際排駁不遺餘力而獨於先生翕然無異詞者以先生之力學爲聖賢而排徒以講學爲能事也茲則年代久遠梨棗無存其裔孫吉相吉楫繕寫數部皆爲當事者前後取去每欲竭力繕寫而弗逮不肖漢父有志於學先生之學而愧私淑之未能欲求其書而潛玩焉亦弗可得也因與吉相吉楫相商宜莫如求助于同學之君子相與褒貶而重鏤焉俾學者知先生之力

爲聖賢而不但以文章開湯陳羅章諸先生之先也

然聖賢所不取也文章開易刺畢章請決主之決也

江行摘草序

南泉之溯洄於余汝上也非以為游也將欲偕天下以趨於寡過之途而兢兢乎未可必得也則莫若先明吾易學以道之此朝易之所以就刻于廬陵于公也然而與遊與息者未足以窺夫易學之底蘊也則間以其詩歌道其性情焉夫與遊與息猶未足以見南泉之性情而必見南泉於詩此南泉之所以不能已於詩也於是刻易之餘刻詩於汝善讀南泉之詩者于百七十篇之中知其無以異于三百篇之指

則知四聖之易今且爲南泉之易矣然則南泉此行也非以爲遊也而實能盡乎其遊者

鄭慎子詩敘

憶十年前從憲武齋中得余全人詩刻讀之喜其風流揜映鬱勃生姿問其年少余二歲余因取少時詩艸盡焚之今已酉夏復從憲武得侍牧仲鄭先生先生示余以所著史統朝易及莊騷二註讀未卒業先生間出長公慎子詩篇相示則竒思秀致飄然欲仙余于是益首垂氣塞因嘆天地之生才實難而閩中何其多才也王文恪云自宋南渡後中原文憲皆在南矣豈不信吉遠如伯紀近若石齋皆爲一代大臣

之冠冕乃當斯世而南泉蘆中之著述遂躡考亭復有英年妙才如全人慎子者克其學力之所至於以老其才沈其思小其心憤其守將與忠定忠烈方駕豈余謏劣之所敢望乎今先生訪友青原戒行方亟候不敢以留珠玉於塵案用綴一語以訂將來倘一會而脩不朽之業不啻余爲門外漢耳

酌社會敘

昔之爲錢穀之會者袞衆人之貲以佐首事者之緩急繼其事而一周或藏闔以卜其後先或投瓊以定其序次或以情誼相讓而先得之要以緩急人之所時有通之則無往不利也然而祇以通會中之緩急而非有以廣及夫人人也吾鄙之士之爲會者則異是其志一出于備荒夫荒政之宜亟講也士君子之所觸目而時屢其懷者也荒政之難舉士君子之所束手而莫可展措者也今諸子亟起而任之既聯其

會矣則必定其規撫著其條約以爲經久之計條約之設宜有弁言龍潭先生既已先之矣僉謂朽叟亦不宜結舌嗟乎朽之志此也久矣恒困于無貲而邊巡退縮莫可如何也諸子遂能起而任之其必酌乎已之所能爲酌乎人之所可受酌乎事之所能久酌乎弊之所不生明恕而行要之以忠信事雖大必濟矧爲德于一鄉之內乎哉詩曰何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當荒歉之時則挹此注彼以周一時之急當秋成之日則挹彼注此以備來歲之需周而流

之優而柔之經紀有法世息日生其亦民之攸暨之斯也與慎勿謂士人之所持者狹也風以動之當必有決廣貴而蹶然以

有先觀其而後始以爲佳
 遊者士之所弗獲已也續學雄文罔遇知己於制舉
 懷抱利器負琴劍而展步武于四方豈士之初願歟
 然而善遊者則能得乎遊之趣而益廣其學焉何也
 繭足于桑田十畝之間歲月雖深獨能古與稽耳烏
 能友天下之俊傑而與居哉將欲覽萬里之山川而
 發千古之靈竒則必於遊而得之然或僅見之於詩
 歌不能收之於圖譜則亦僅得乎事之半耳善遊者
 更有進焉即景留題遇物寫照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送紹武程子美叙

遊者士之所弗獲已也續學雄文罔遇知己於制舉
 懷抱利器負琴劍而展步武于四方豈士之初願歟
 然而善遊者則能得乎遊之趣而益廣其學焉何也
 繭足于桑田十畝之間歲月雖深獨能古與稽耳烏
 能友天下之俊傑而與居哉將欲覽萬里之山川而
 發千古之靈竒則必於遊而得之然或僅見之於詩
 歌不能收之於圖譜則亦僅得乎事之半耳善遊者
 更有進焉即景留題遇物寫照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則凡足之所及目之所覩毫之所揮神之所會而山川人文秀傑之氣皆得羅之於筆墨之間紹武程君子美生於李忠定公之鄉而欲師法乎楊中立兆學于伊洛之志挾藻振奇既探七閩之奧而恒遊遊於三吳兩浙之區少遊章貢則參究于魏叔子先生之門深得乎問學之淵源凡所停泊則必探討其先賢之遺集而發之于詩歌形之于繪事與日豪而文日富遇則寒而囊常慳而其進取之意弗少倦也昔眉山錢蒙叟常稱閩人林六長遊于南臯師八之曰其

後艱難跋躄惟以保護南臯文集爲事至於遭患難誓以性命相殉也子美既已探討前賢之遺文孳孳弗息兼綜米趙之能事卷石弗棄獨未得如南臯者以爲依歸耳使得一大賢以爲依歸則將發前賢吾道南矣之嘆豈但競美于六長哉茲丙戌十月之交訪予于郡城之藥肆若欲採豨苓而掇馬舄出其所遊之詩三百餘首以相示醞釀宏深發探秀異余愧弗嫻于風雅而未能屬和也爲讀其詩玩其圖而作小引以貽之且爲之語曰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故

能發爲文章而高出于千古子美尙其勉之哉越二
歲將應明經舉以達于京師北遊齊魯燕趙之郊睹
京畿之廣大覽景物之麗都而憑弔乎古昔英傑之
遺跡閱歷乎人文之總萃將所見益多而所造益深
則列禦寇所稱能盡乎其遊者舍吾子美其誰與歸

韓柳合刻復完喜書

初余讀柳文未深也獨于昌黎醉心焉雄深雅健以
爲子長後一人而已雖有作者弗敢望也既而讀古
今逸書攷古籍真屢見柳州之辨析蹇然若韓公未
免包荒墨翟諸人矣于是好柳州之文彌甚求其全
本數年未得間讀鹿門選本喜其幽深峭刻以爲今
而後喜得與昌黎並轡中原者曩余嗜昌黎日聞友
人家有韓柳合刻善本屈意求之弗吾允也歲餘始
借得昌黎文即以厚價歸之友人無可如何始允昌

黎文歸我予心喜得昌黎文而思柳州者七年未洽
至辛丑杪秋予友語予曰吾家計不完柳文已落某
氏矣憶疇昔不欲歸君者何意今竟負吾雅懷矣予
于是懊難者數日友人感予意誠乃曰君急畫貲弟
敢爲君出之予于是踴躍權欣以重價購求而始獲
焉百拜登受起曰神物必合信夫今而後予將何以
爲功而後無負斯文也哉因識其事於篇末辛丑十
月朔日書

史評小引

某二十許時無所知識妄爲史論褒譏千古震撼河
岳不顧臚絕而壓覆以死也一旦感楊誠齋柳詩而
悔之盡焚所爲史論二百餘篇三十年閣筆不敢臧
否人物久矣乙丑改正臥病無聊忽念窮老書生不
得執筆側侍從後國家大典禮大制作無所與聞而
徒食息于糞壤之區爲流俗作莫輓爲緇黃作乞募
政使嘔血十升不過與數觔猪肉相似苟不能仰窺
千古治亂得失之林何以活餘生而流碧血也乎于

是而前此之悔頓忘于是而前此之失復蹈矣凡諸
所得類次成篇以俟後賢之譏余褊衷云

卻助續引

昔南州徐孺子非其力不食屢辟公府不起寄謝林
宗數語使人讀之愀然有餘悲焉今八大山人蓋常
有無聲之悲矣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
不出諸口耕耘非其所任獨持數寸不聿以為生風
雨不蔽短褐不完收光歛采以自放浪於顏垣委巷
之中雖有懸榻亦無從得下也身世之故殊難為懷
山人澹然而忘焉略無悲憤之意所見於歌詠者雖
極奇崛其詞率皆和平其度也茲者同人為之計及

嗣續將以助阮宣子者助之山人聞之亦且以爲非其力之所自出而辭焉某與日午仲衡石友諸同志聚而謀曰山人點染繪事易米而外不及清醑此其素也今將爲似續計而可輕棄其筆墨乎自今我輩有所請於山人者當其爲不助而助之想庶不乖其非力不食之志也于是旣與同人約而且筆之以公諸凡與山人相際者

辭僭筆小引

行年六十力役罷征豈曰敬老崇文大都矜衰憐朽隸也不才旣不克以識字見推於壯歲老且耄及又何堪以筋骨受役於窮年從來酬應之文情難免俗况乃僭代之筆言不由衷而且株朽不萌源涸難浚縱搜索枯腸亦祇供捧腹耳凡諸麾使令出惟行公則尊而且倨蒙奚罪不容辭繼今以往哀而赦之則幸甚

王尺山交敘

吾友王君尺山以涵然清絕之才而慕閒遠退遜之行與人不甚款曲落落穆穆亦未嘗不溫然可親也若使之毀方爲圓隨世俗步趨奔走形勢標榜結納則深以爲慚以故杜門掃跡三十年人無知之者嘗一詣京師所親附札投達官半日不出面發赤遽歸其性不與時宜蓋如此嗟夫今世才士多通融獲高名厚利其中固未嘗不有以自信然以君之所信寧遂歉乎哉而兩鬢鬢鬆一身偃蹇吾固疑之雖君亦

不能不自疑也一旦奮然有感昔人激發志氣之論
思欲馳騁宇內涉江漢歷淮泗探河隴弔古人之遺
跡攬當世之賢豪以廣其所信而釋其所疑因出一
編示予曰此生平應酬偶出之時文固余所深疑而
未敢信者帙雖不廣亦吾身得失之林也蓋君生平
雅與墳典麴蘖爲緣讀而醉醉而讀自一二應酬外
絕不多作雖作亦不留稿故存者甚少今其時文具
在吾欲爲君信而譽焉則旣已寥落如斯若爲君疑
之天下之可疑而獲高名厚利者固甚多也昔楊子
云草太元人無知者以爲復有子云則知之矣彼其
心役於奇志淪於僭故能不有待于後世若清雅
和婉之音有且共中正恬淡之味有口共嘗寧待
後世哉針芥之投吾知必有斷金其人者王君曰不
正堪爲人覆瓿耳因大笑而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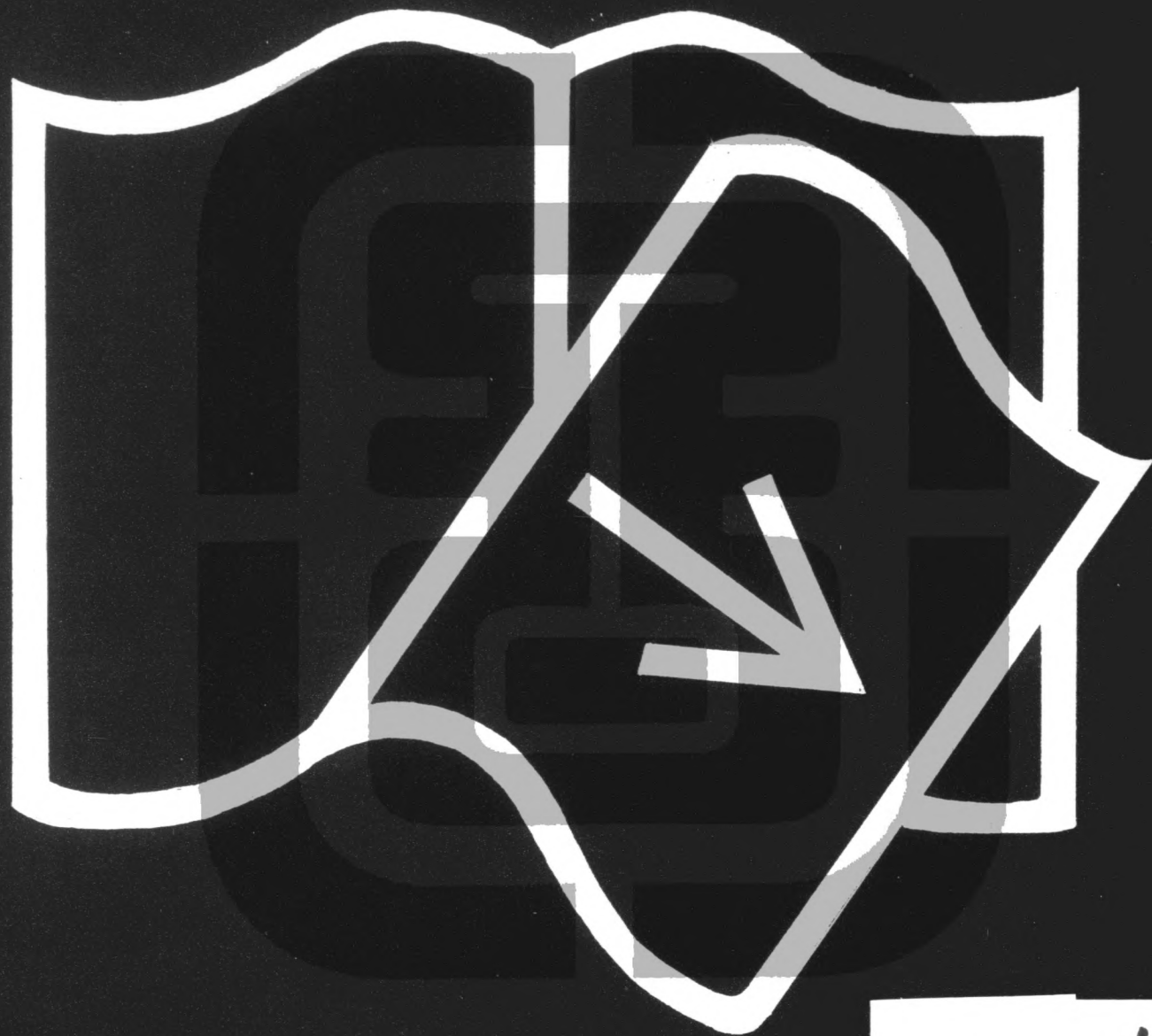
印藪小引

自上谷王次仲氏制爲今字行于漢代士大夫不復
通于篆籀之學矣即有汲古之士亦稍涉于隸體與
八分耳源流既遠簡易是趨雖有古籍置而弗窺矧
復能掘刮劓而事雕鐫者乎元吾丘子行潛心數十
年而得其精著爲三十五舉以示人然而略而弗詳
也茲餘姚李某沉浸于六藉者有年深得古籀篆籀
之意慨近世鐫鏤之非法徒付之曲蕘之流則亦學
士大夫之歎也于是親爲鑿鏤數十餘石可以振今

而合古余細爲玩索有士氣而無匠氣儼然可登作者之堂此數十方符夫商彝周鼎之盛也俟其書成當爲序而行之

澹軒詩敘

詩者吟咏性情之物也各以其詣力之所至而大暢厥詞要不能大越其畔故不獨擬古者時代升降雖彷彿其音調而神情終別即生同時居同國而所以抒發其性靈者必挺然而各出迥乎其不侔也錢虞山論詩謂有豪傑之詩有高僧之詩有女子之詩有文士之詩有詩人之詩各臻其妙而莫善於詩人以其性情之所醞釀者深志氣之所託寄者遠故非恃其才與其學也余友宜川楊仁萬蓋所稱今之詩人



原件短缺

P26后缺

也蚤年棄去舉子業而肆力於詩歌遊神於篆隸雖常以詩遊於公卿間而性好靜逸往往與高僧棲息談咏故其見於詩歌者多靜悟之致體物一而託興遠真風雅之遺音也茲初夏訪余於六峰之間將入壽昌訪楚和尚講究性命之旨行笈中携詩一帙余搜而讀之喜其妙涉禪趣而不淫于彼教與嚴儀卿所謂詩以悟入者同而實異真成其爲詩人之詩也故樂爲敘其大致如此至其音節之古穆問學之淵廣讀者自能知之不必徒取古人之形似者以相

擊雲篇文集卷之三

臨川剡吳李伍洪著

劉虎溪先生遺集刻成書後

吾師虎溪先生詩文初集可高三尺許壬戌春先生稍抱微疴即痛自芟汰止存十帙餘俱授之烈焰諸嗣子謹錄其手定者而藏之越丙子出而命英校訂卷帙以授梓人洪何人哉龕疎鹵莽久矣茲更加之以朽腐憤憤何足以定先生之文憶屬續前往來侍藥諸在先生之門者英髦時集先生未嘗以此屬之

頑頓下根也乃今敢謬承茲乏乎漢惟自古文字之
長存於天壤者其體要固多端矣時代各別門徑區
分未有兼綜條貫每事盡善者即如少陵昌黎二公
一則詩擅千古而長行文宇不登名選一則文起八
代而詩不入大家後賢論古固無庸摘所短并嘗所
長亦無事阿所優兼譽所誦也各取其所以卓越於衆
者而傳之而其人出類拔萃矣吾師遺集衆體皆備
而詩較多詩雖不廢酬應而論古自適爲多蓋自幼
孤芳績勤長而歸農辭世寢食於古者數十年生不

逢辰不獲大展其學治於世而棲遲於衡門之下爾
足於十畝之間無承明大著作敘記銘誌亦止見於
桑田儔類之人昔人謂歐公五代史之所以不及龍
門其所紀傳者不過五季之君臣其所表志者不過
衰世之措注使得如子長之通史上古而取材于先
秦之載籍其於龍門宜無不及而且有軼出其上者
矣讀虎溪集能無同是慨嘆乎先生之論經史也隨
筆而辨別衆說之紕謬不任意立論不馳騁筆鋒惟
求理精而意確絕無脩飾辭華之想故聲光不大顯

鏘漢侍先生有年諸所執經辨難時先生不無感時
悼故之文熱血洒空嗟虹貫日長篇大幅掣電奔雷
今俱不在集而獨存此醇淡古樸之章要皆先生不
欲以文集大見於時之深衷也豈末學小子之所敢
增集哉集刻成漢冀諸孫訂訛補闕詩 卷序記論
贊誌銘賦跋共 卷共釐爲 卷工既訖因不禁追
維德音之無從而揜淚泚筆以書其後云

詩菴後編後敘

吾師胡二齋先生詩菴刻成漢始得盥拜莊誦僭識
數語於簡末曰詩以道性情貞淫正變不一體也而
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于是作詩者之性情不必皆
正而無不見正於夫子之言詩矣及門諸賢稱善言
詩者數子而外人不多見則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漢
興諸儒雜出學有專師而考其性情僅屬離合之間
自是而代有作述體製多殊詞章日盛識解日紛說
詩者之性情其去作詩者之性情殆不可以道里計

矣考亭出而四始六義煥若中天然鄱陽諸君已不能無異同其間况其凡乎自制舉菘興功令始協於一今之言詩者非復昔日之言詩者也成弘以來王唐瞿薛向顧田鄧諸君子其最盛者也豫章九子繼之雲間諸子繼之洋洋纒纒蔚然大觀已然余小子自束髮受經心追力慕而不能萬一似之者獨懷葛先生方城先生二氏耳乃今讀吾師之文則與向陳爲三矣懷葛之精深渾厚方城之奇峭堅光氣局雖殫而性情則無不一也而吾師遂兼而有之將令我

輩移其慕法向陳之情而專業於是矣則今之言詩者猶是聖門之言詩者也性情何弗正焉然漢于是又因之有所感矣懷葛先生吾師之鄉先正也四明之言詩者懷葛倡其始姚氏馮氏先後迭興而師復統其成英絕領袖肩比踵接豈不盛哉至若吾鄉能爲方城先生之學者廿年以來殊不數見艾東鄉云大士之後無大士不信然歟家石臺先生詩菘散見於諸選盛爲吳越諸君子所推而專稿未就余小子學步未成撫影自媿不學詩無以言四顧茫然幾如

伯牙之初至海上今幸吾師以禮樂絃歌化理吾邑而石臺先生復較定吾師之文先後刻之以爲多士式庶幾哉吾臨之士有所歸依以無墜方城先生之遺風而百世而下追遡吾臨人文所由復振則吾師起衰之功直逼昌黎而懷葛先生亦且嗟乎其後矣斯誠吾師之厚幸也渙不肖學詩而愚幸沐其化而樂誌其盛抑何敢避佛頭加穢之謂哉

梅君鼎文序

曩予爲阜峰之遊道經梅坊訪舊友觀卿因得交其叔以正因以正而交君鼎盃酒論文意氣相得徃復辯論各出其文相質正以正之文怪奇瑰瑋使人不可殫視而測其意之所存君鼎之文明白洞達使人讀之而皆如其意之所欲言二君之文不同調而皆能使人愛之而不忍釋手則一也以正在時不自珍惜藏錄徃徃爲人持去既赴脩文而遺稿遂散失不可尋繹今獨可斟酌飽滿於吾君鼎耳君鼎向常使

余叙其傳奇余以不諧音律而止今所成帙而貽余者僅得近時酬應數作向三人所爲爭辯探討者多不在帙則余雖欲鈇足於君鼎而出其偏鄙之見以叙君鼎抑又不可得也是則余於二君之文終未嘗論定也烏足以申余三十年交誼哉聊書數語以歸之冀他時囊括其全稿以惠我併爲搜求以正之遺文使之不可泯滅庶用以附末學淺識于編末乃有幸耳

搜錄傅平叔先生遺集再書

湘颿堂集先生手定爲二十六卷乙巳丙午年間郡伯屬其友錢塘吳忠子選刻昭武六家文刻文而未刻詩旋携雕板入燕本地遂無從再購矣彼時某從某家借得全本因其文甚簡而分卷太多遂定爲七卷整頓完好甲寅乙卯兵燹寒家錄本盡失去其孫後往滇黔將祖籍寄頓宦家亦浮沉不可復見今從各處搜括錄得三伯七十紙大約詩古文辭備在此矣尚有八比時文三十首自定爲手戰篇尋覓未獲

尚俟訪求以存此公之精神於不朽也嗚呼安得一
大豪傑出五六十金而爲之鏤鏤也哉

要結詩社小引

歲序遞遷交情素濶風雅一道不講之日久矣某不
自揣欲邀徐枚翁車上翁水梁語公前坪雪公淨土
松公六人聯一吟社藉半儒半僧之侶賡亦風亦雅
之章或一人首倡而群相屬和或三兩偶聚而傳題
補吟或步原韻或各出體裁不必整齊一律總以陶
寫一己之性情而發揮當前之境趣耳當風和日照
之際相約雅聚或烹清泉以瀹茗斟醴酒以薦蔬淡
交可自古道攸存敢告群公願賜俞允

臥遊軒小述

有美一人軍峰之麓輦石疏泉依林構屋築一畝之
新若僦廣廈之亭壽彼世俗之所紛拏刪汰無餘而
古典之所秘藏插架攢簇寤寐以求步趨必速奉堂
上之典型示膝下之芳躅樂矣天倫芬芬郁郁揭兩
宇於楹衛得臥遊之清福客有滯于形象者憚登而
叩曰臥則匪遊遊則匪臥一室中間曷分兩座主人
追爾而笑曰斯遊豈遊斯臥豈臥曷臥匪遊曷遊匪
臥一室中間孰分爾我卧不必藉夫桃笙遊不必策

夫藜牀運千古於一息包九埏於稊苳有時逸輿過
飛輕舟已過萬重山有時延竚而叅互鐵鏞三推子
坐忘昔者葛臥南陽陶臥北窓一則著偉績于蜀漢
一則植清節於柴桑非遐非邇正在中央若乃臥而
不遊舍白日之昭昭而視蔭於漆室遊而不臥操存
無定力而出入罔知其御即御風而行者雖憑虛而
猶有待惟抗懷而獨徃直上接夫羲皇洙泗之原泉
混混濂洛之派別鏘鏘朝乾夕惕日就月將舉步引
領適意徜徉山高月小茗熟泉香東軒笑傲高籟一
塵任譎詠于叢薄孰假其蚬螭三徑雖開鐵塵弗
墜二仲既遙愿人辭過請謝客而鏡屏寄遊情於高
臥容自知不足以與玄微遂哈然而過退

管生約三詩敘

詩以道性情而人各有性情非相爲賜也今之言詩者非曰宗某代即曰宗某家是將役已之性情以從人之性情也烏可哉管生約三少從予學爲制舉文舉端鏡尾頗能速化未常言詩也後從南洲楊林二君子遊則駸駸乎馳驟於風雅之林矣近呈余詩一帙隨意揮洒不專一格是能以已之筆墨抒發已之性靈非役已之性情以從人之性情也時有云不專一家則不足以名家者余謂子長之文子美之詩離

奇變化各擅其宗詎可以一律求哉生其由是以益
進於體兼衆妙而後已也此帙特其引端云爾

再書寄軒詩鏤

古人爲詩文未有不由辛苦而出者也觀昌黎柳州
二公之論文功力勤勞槩可覩矣然而浩然苦吟眉
毫盡脫裴佑衣袖爲穿摩詰至走入醋缸無乃太苦
彼七步而詩成八叉手而八韻皆就何嘗不彪炳千
古耶管生約三方專力於朱程之學而旁及於李杜
之吟所謂以餘事作詩人也庚寅一載乃有詩草一
帙間以呈予斐然可觀友人爲之憇憇付梓以餉知
已予惟生之資性穎敏好學加以年力將有深造而

自得者此帙特其初梓非其止境也因為書數語於
所缺云

潘紀南浪迹吟題辭

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鳥有
跡之可尋哉或曰當其培風之初息以六月鳥得無
跡然則空際盤旋盪冒決背是亦鵬之跡也以是爲
浪跡云爾玉山紀南潘子隨興而遊適意而吟筆歌
墨舞題曰浪跡跡豈有定浪亦無痕閱斯篇者請作
是觀設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莊叟
蚤自滯於言詮矣天籟自鳴風奚待積會有解人且
暮遇之

劉氏家乘序

庚寅中夏薄遊寶塘適遇舊友衡正廻非莫習諸兄
延飲于家談及近脩家譜頗爲勞勩畱飲數日因出
彙本見示余細讀之見其述祖宗德業之綿淇源流
之淵懿不虛美不援貴不遺庶姓而條立譜規以示
鑒誠教子姓以蓄德懋學務守清白家聲字字確切
無煩增損詢其秉筆者則即此三君與其叔五尊姪
弼數人也向曾請關西楊念亭先生序其首簡謂朽
某當附跋其後頤衰朽無知曷足以附青雲而玷方

策乎念亭先生當日既拔取其秀彥數人於膠庠歸
京師而報命矣諸子之譜事或勞或逸固不得而預
書也今諸君之脩飾者條分縷析井井詳明朽漢即
欲贅筆其間亦無庸也因念楊氏自伯起居于閩鄉
子孫聚族歷六朝唐宋垂千年而不離其故處宋賢
常艷羨不已然而楊姓之顯著豈盡在閩鄉哉華州
之揚亦其一矣然則劉氏之守安成而子姓遂世奠
其居後又遷徙數處其卜築於黃洲橋畫錦橋也迄
今已四百年長發其祥漸廣漸大瓊枝玉樹競秀爭
妍奚必以安福爲桑梓乎昔劉孝綽群從七十餘人
皆富有文章而公綽爲之領袖今觀於黃洲橋之劉
又豈遜美公綽哉余何幸而得樂觀盛事於此日也
因之更有遐思矣金華胡元瑞著筆叢稱古人博學
者莫過於劉氏自中壘而下至元劉因劉霖得五十
餘人迨明代三百餘年又多多益著矣余于閱譜之
次遂涉筆以誌其將來云

東鄉高士坊徐氏重脩族譜叙巳丑

昔晉范氏侈談先世之祿爵演迤於世卿而叔孫穆子舉三不朽之義以抑之固曼乎莫尚矣然保姓受氏恪守宗祧亦匪易事徐氏宗宗自伯益始實先嬴秦而興傳至偃王以朱弓赤羽之祥幾於受命穆王伐之偃王受伐而不忽戰其民遂以失國視嬴秦之殘民以逞者霄壤矣碩大蕃滋不亦宜乎其後子姓散處列國而江西之徐實宗孺子孺子抱道隱逸非力不食子徹繼之世爲高士當事者所爲樹之坊表

以表異夫群倫夫非不朽之盛事歟區區祿爵曾何足道東汝高士坊之徐邈其源流孺子之孫自劍邑龍澤而遷覺溪自覺溪而遷柴岡遷嘉祿遷麻山遷庾溪由庾溪遷高士坊又遷汝田禮溪自時厥後久分居于嶺後嘉塘車嶺太坪新村等族考其始爲統譜者在唐則義卿公脩柴岡支譜者在宋則子石公脩高士坊支譜者在明洪武間則士績公在成化間則則明公在嘉靖間則栢峯公栢峯公則少初公之父也先掌鐸于武昌解組而脩譜則在嘉靖乙未考

其歲月則少初公以甲午登賢書以戊戌成進士家庭聚順參訂精詳則此譜之脩也殆父子同秉筆乎專歸其名于父亦孝恭之道也栢峯公之言曰不援引遠代顯人爲不誣不蔓附于近地強宗爲不附不挂漏于支下單寒爲不遺此與脩一代之國史而三長兼備二善靡遺者何以異哉是則脩譜之最善者也自栢峯公至今又已八世子姓益蕃衍人文益衆多苟不增脩奚以敦本而聯疎乎茲裔孫眉珂氏與堂從之二三秀異者聯集嶺後嘉塘車嶺太坪新村

各系而並脩之一以栢峯公之不誣不附不遺爲法
老泉所謂讀吾譜而可以興仁孝之思者不在是歟
譜之部帙既成敬來瑤湖問半谷剩叟而請序之朽
也生晚不及親挹先正之風範少讀少初先生講學
論道之遺文而追慕之不可多得及與公之曾孫合
玉君相晤冀廣求其先世之緒言而已不能略舉矧
又歷五十餘年烽燧迭擾之後而欲其文獻足徵不
更難歟朽既不與脩訂之勞讀其成書而畧序其源
流若此至其支分派引之詳治則在眉珂與其群從

且休詩序

不佞某某朽鈍夫也讀魯鄒之遺書未能窺其門徑
安能越境而闖西竺之堂與乎頃歲于余生東木齋
頭得見妙峯語略喜其不使機鋒不衍辭華獨闡性
靈以抒意境因作一札以識神交而且公過採芻蕘
遂以所刻數帙見寄余更莊誦而紬繹之閱鄒友序
文謂師因患難不得已棄俗緣而脩淨業則是流離
困苦之中其得埋頭肆力之日也僅矣何以語錄之
中明示學者以向上一路若欲空言語文字而竟入

不二法門于詩文序記則又肅括宏深波濤壯濶無
劈績之勞而以整以暇直登作者之堂此豈非夙根
靈迥再來人耶何其兼綜條貫而于彼于此各臻其
妙耶曩余於禪門詩草獨愛匡山心公自由自在若
無意于文字而妙有冲淡之趣推爲禪門領袖今又
于且公醉心而稱雙璧矣曩歲崑陵邵子子湘選刻
漁洋漫堂二家詩謂今世之言詩者無在二家之右
茲且公語錄詩文將就四刻矣惜余繭足荒陬無由
陟匡山而盡讀心公之詩夫是以把此憶彼安得子

湘其人大展手筆合刻兩大師之詩以與王宋二公
爭勝哉願予鄙夫也不但不能跋涉于匡山而海會
妙峯僅在百里而遙尙未能與且公相晤對徒搔首
青天歎綠慳耳而且公又山居寡出綽有遠公不過
虎溪之意余于公之不肯出山而益深服公之堅定
爲不可及也前代高禪與顯人相際至與人主相酬
應徃徃有不能善後者矣且無論其失足者即如遠
公不斷盧循之徃來幾爲流俗所累矧又有不可言
者耶且公安坐山頭照見山河大地塵空擾擾何如

一茅蓋頂之爲安也遊戲筆墨亦偶拈此以消遣烏
兔耳遠公亦未常不註涅槃經也且公四刻余正恨
其少耳抑余鈍根祇以文字識且公未能測其妙悟
終成其爲門外漢耳公得毋軒渠大笑而麾擲之耶

熟也詩序

西竺之旨刊落文字語言獨求妙悟而古德徃徃不
廢言詩者以詩固從妙悟出也讀寒山子詩豈復可
以文字語言求哉余過上橋訪吳子星合因得讀熟
也詩喜其不落言詮而多心得固登皎然之堂而踞
齊已之席矣而說者乃欲刪其涉禪語者得無有吳
景仙意哉恐不足以服嚴羽之論詩也昔許洞設詩
禁二十字而一時座中至爲閣筆誠如洞言則三百
篇皆在所刪矣詎有詩哉若夫觸手公案矢口機鋒

則熟老早所不屑已觀者以意得其妙可也

跋北遊贈言

曩上人蓋釋名而儒行者也圖書滿架詩草盈篋而自視甚虛不以閉戶所得自飫也其志將欲足跡半天下而後止戊戌北遊齊魯燕趙之間諸友紛紛以言贈行時予亦以謁語問之上人未有以復也予則儒名而釋行矣不大負於上人之志也哉既而上人來歸自北所學日富其見於詩草者清空澹遠而無寒瘦之弊益已駸駸乎不讓閬仙諸人矣然猶固守其轍必不履惠休之武無亦我輩之不仁使之然歟

辛丑中上人復彙諸友之贈言而以手卷存之乃偶
問跋於予夫予抑又何言哉方將讀昌黎送文暢序
而未有得也願與上人其勉之而已抑予曩時別集
有惠休鴻漸湓納閬仙諸人行事一卷神琪懷素諸
人以學以才名者又一卷擬他日將爲上人出之庶
免於昌黎之罪人焉耳若夫區區贈答之間非予與
上人聞學意也

書妙峯詩略後

湛靜圓明一絲不挂竺乾之教也豈以語言文字見
長哉即偶以語言文字逗漏端倪一以妙悟出之又
豈倚學問才力相觀哉余於余生東木齋頭得讀妙
峰且公詩略喜其名章秀句絡繹奔會時以妙悟寫
其素衷寄托遙深不落色相雖時佐以書卷之氣而
皆性靈之所自出一空蔬筍氣味求友于方外得未
曾有矣意欲過訪妙峰聞其飛錫旰郡聊書數語以
識神交且冀他日或有相見因緣然予老矣于世出

世間法一切擺落無忘矣雖不敢賄退之不仁不信
之訛亦安能令兩人者目擊而道存乎只此數言已
覺多贅

